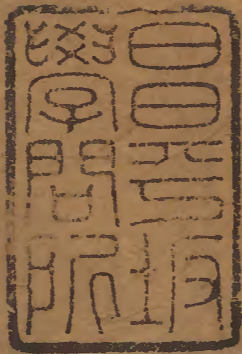


小學考

六



|     |   |   |   |
|-----|---|---|---|
| 漢書門 |   |   |   |
| 二   | 四 | 六 | 八 |
| 九   | 一 | 八 | 號 |
| 三   | 九 | 一 | 函 |
| 二   | 冊 | 架 | 冊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元    | 二 | 四 | 六 |
| 函    | 三 | 六 | 八 |
| 二    | 四 | 六 | 八 |
| 架    | 冊 | 號 | 類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2468 |  |
| 冊數   | 32( 5) |      |  |
| 函號   | 297    | 92   |  |



小學考卷六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訓詁四

陸氏 佃 埤雅

宋志二十卷

存

淺草文庫



子宰序曰嘉祐前經義之未作也先公獨以說詩得名其於鳥獸草木蟲魚尤所多識熙寧後始以經術革詞賦先公詩講義遂盛傳於時學校爭相筆授如恐不及元豐間預修說文因進書獲對神考縱言至於物性先公敷奏稱旨得音稱善且恨古未有著為

書者先公又奏臣嘗試爲之未成未敢進也天意欣然便欲見之因進說魚說木二篇自是益加筆削號物性門類編纂將終而永裕上賓矣先公旋亦補外所至以平易臨民故其事簡政清因得專意論譔既注爾雅乃賡此書號埤雅言爲爾雅之輔也埤雅比之物性門類蓋愈精詳亦簡要先公作此書自初迨終僅四十年不獨博極羣書而農父牧夫百工技藝下至輿臺阜隸莫不諏詢苟有所聞必加試驗然後紀錄則其深微淵懿宜窮天下之理矣後有博雅君子覽之當自識其美焉宣和七年六月

晁公武讀書志曰皇朝陸佃農師譔書載蟲魚鳥獸

草木名物喜采俗說然佃王安石客也而學不專主王氏亦似特立者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釋魚釋獸以及於鳥蟲馬木草而終之以釋天所以爲爾雅之輔也此書本號物性門類其初嘗以說魚說木二篇上之朝編纂將就而永裕上賓不及再上旣注爾雅遂成此書其於物性精詳所援引甚博而亦多用字說

王應麟玉海曰元豐中陸佃修說文因進書獲對神宗論物性恨未有著書者佃進說魚說木二篇自是益加論譔爲埤雅二十卷

王慎中曰陸農師於名物可謂多識矣然其爲書有

自亂其法所引雖博而非其著書本指不足相證而反以自病者亦多矣釋輦雉而釋后服釋馬而釋車釋騏而釋服釋龍而釋占釋著而釋重卦皆非其著書本旨釋竹而釋衛武公之德已去之遠而又及於明器釋倉庚摘引月令可耳而全錄其文釋艾則因五十曰艾之文而錄禮文全篇螽斯甘棠旣不當釋詩而復旁引莊子華封之祝劉歆宗廟之義釋臺漢其說猶迂緩謂之詩箋義可也萃之爲籟蕭知其爲在野之草而鹿之所食也顧不從箋而從毛與爾雅則水萍其野生而亦豈鹿之所食邪白華之爲菅菅其名而白華其詞也乃立白華一名而釋之由箋有

白華於野之文而誤不思毛傳已明也蒲蘆之爲野蜂則不當爲草乃兩立其名而兩引中庸之文羊之始生曰達小曰羔未成羊曰羴旣成曰羊則羔與羴乃羊之小與未成之通名不當各立以爲名也木之自斃者曰槁蓋斃木之通名而非一木之名而乃有釋榴豕豬之通名彘其牝豚其牡牡之去勢曰豚而其牡者曰猓今乃釋豕與豚不爲明也羝縱豸並見於詩毛鄭皆以爲小豕惟毛以歲紀數鄭以生紀數爲異要之皆野豬也若爲豢獸則豈狩獵之所射且虞人致獸亦不當驅家畜以待田雖有一歲縱二歲羝三歲特四歲豸與豕生三縱二師一特之異釋知

小學考 三  
其當爲野獸者以詩之文義推之當然也今乃釋祀而遺其他而與豕聯釋疑於爲豢畜歟大抵所識者多而所取者博固不能無失與至其釋貓引畫譜小言釋芍藥全錄花譜此無異童兒之識農師之學不宜其陋至此或其家子弟或他人誤增入之也

又曰予讀荆國王文公集見其進字說表與其爲書序其義奧深以爲由書契以來未有也恨不得見其書其後於楊龜山集中見其摘數十字駁之龜山所駁皆是然要以爲未足以病其書也及觀埤雅往往多用字說雖非龜山所摘其義亦往往可駁蓋文公於學才藝旣多尤能刻意精思故杜謨立說而以經

傳文詞附會之雖不爲無義理而於天地自然之文何啻千里陸最以善言名物有說詩之名於熙寧間亦以此爲王文公所重新經之義陸多與焉攷陸亦用文公以廣其書也由是推之則字說全書雖不見亦未足恨而陸所爲以說詩得名正不免於穿鑿附會之病而以文害辭以辭害意者宜必多矣因閱埤雅漫志之

楊士奇跋曰右埤雅二冊總二十卷宋陸佃農師著其子宰爲之序名埤雅者謂爲爾雅之輔也顧舊有刻板旣廢於兵今江西憲副林瑜行部過贛訪得之命工重刻於郡學此書於博物之學蓋有助焉

四庫全書提要曰佃字農師事跡具宋史本傳史稱其精于禮家名數之學所著埤雅禮象春秋後傳之類凡二百四十二卷王應麟玉海又記其修說文解字其子宰作此書序又稱其有詩講義爾雅注今諸書竝佚其爾雅新義僅散見永樂大典中文句譌闕亦不能排纂成帙傳于世者惟此書而已凡釋魚二卷釋獸三卷釋鳥四卷釋蟲二卷釋馬一卷釋木二卷釋草四卷釋天二卷刊本釋天之末注後闕字然則併此書亦有佚脫非完本也宰序稱佃于神宗時召對言及物性因進說魚說木二篇後乃並加筆削初名物性門類後注爾雅畢更修此書易名埤雅言

爲爾雅之輔也其說諸物大抵畧於形狀而詳於名義尋究偏旁比附形聲務求其得名之所以然又推而通貫諸經曲證旁稽假物理以明其義中多引王安石字說蓋佃以不附安石新法故後入元祐黨籍其學問淵源則實出安石晁公武讀書志謂其說不專主王氏亦似特立殆未詳檢是編誤以論其人者論其書歟觀其開卷說龍一條至于謂曾公亮得龍之脊王安石得龍之睛是豈不尊安石者耶然其詮釋諸經頗據古義其所援引多今所未見之書其推闡名理亦往往精鑿謂之駁雜則可要不能不謂之博奧也

按經義攷補正曰王慎中曰白華之菅菅其名而白華其詞也乃立白華一名而釋之由箋有白華於野之文而誤不思毛傳已明也丁杰以爲白華卽菅之名陸氏不誤王氏駁之非是又曰蒲盧之爲野蜂則不當爲草乃兩立其名而兩引中庸之文又以爲埤雅釋草本謂蜂各蒲蒲各果羸象於蜂其兩引中庸皆指蜂言王氏駁之失其語意又爾雅豕在釋獸不在釋畜埤雅但有釋獸無釋畜豕豕豚三物聯釋不誤王氏亦駁之非是

牛氏衷埤雅廣要

經義考四十卷

存

衷自序曰宋開國公陸丞相佃於爾雅廣雅之後復旁搜冥索以埤翼之吾藩賢王論思之暇嘗進覽焉惜夫叙述之次尾天文而首羣品伍鳳鳥而躋微類未愜於中乃條示卷帙所宜增物類所宜補命臣衷輯之而衷介冑之末非能文者且不敢辭謹因佃文之舊二十卷增摭羣書所載復成二十卷合而名之曰埤雅廣要閱數年繕完進呈復命翰學吳從政嚴加技勘釋以音注而梓行之以廣其傳焉天順元年歲次丁丑端月上元吉日

陳懿典曰埤雅二十卷宋陸丞相佃撰述於熙寧元  
豐間以上之神宗初進說魚說木二篇後廣爲物性  
門類積久而成埤雅其廣要增至四十卷則皇明天  
順中蜀府護衛千戶牛衷奉賢王令而推廣之者也  
浙江采集書錄曰埤雅本宋陸佃撰載蟲魚鳥獸草  
木名物終以釋天陳振孫謂其于物性精詳援引甚  
博今本爲明牛衷因陸書而增廣之者

按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埤雅廣要作四十二  
卷注云不知誤人今據經義考著錄

郎氏奎金五雅

十卷

存

汪師韓韓門綴學曰古以爾雅爲小學箋注未有以  
前不讀爾雅不能解經也勝國時吾鄉郎公在奎金取

小爾雅廣雅逸雅卽釋名埤雅四種合爾雅刊行謂之

五雅竊謂此四者中惟廣雅可繼爾雅元魏孝文帝

太和中太和當宋文帝元嘉時博士張揖字稚讓漢書叙例注云揖清河人一云河

間采蒼雅遺文爲書凡不在爾雅者著于篇其篇目

皆依爾雅是以謂之廣也隋曹憲作訓注分爲十卷

見舊唐書曹憲傳避煬帝諱改名博雅其後曹注亡失但存

音三卷見館閣書目今世所傳者書分十卷而音釋

雜見各卷有音無注張揖有表今本亦無不知其爲揖本書耶



抑憲所謂爾雅者耶揖又注司馬相如傳顏師古漢書注所引凡一百四十餘條

小爾雅雖見漢志舊唐書以為李軌誤核其實乃從

孔叢子內鈔出文選注稱為小雅他書無同者若劉

熙釋名未聞又名逸雅此名不知起自何人釋名有序今亦

無其書多取諧聲不無臆度附會未必盡合本訓也

陸農師佃山陰人埤雅本名物性門類其未作此書之前

先有爾雅新義二書多用王荆公字說以此不為學

者所貴幾與王元澤爾雅同譏矣王雱乃荆公之子而謂可

以追配周公子夏之唱和哉顧農師雖受經于荆公

其應舉入京多有諫諍荆公乃不復容以政事歷哲

宗徽宗仕至尚書佐丞平生行誼卓然不可以其用

字說而并薄其人也余見宋板埤雅前有其子濛宰序文又自總目外每卷前各有

目書之近爾雅者漢則揚雄方言史游急就章顏師古注

許慎說文解字唐則陸德明經典釋文宋則郭忠恕

佩觿皆現今所有並有功學林若李商隱之蜀爾雅

劉溫潤之羗爾雅特以爾雅為名耳近代則方以智

通雅為博洽爾雅釋經通雅釋史雖所釋不止于史

而史為多惟所引書往往不著書名是其短耳宋程

端蒙作小學字訓朱子以大爾雅稱之朱子曰字訓甚佳言語雖

不多却是一惟所釋乃仁義道德之字與爾雅體例

不同宋末王栢著大爾雅六義字原見栢本傳而書

未之見其存否不可知矣

程氏 端蒙 大爾雅 新安文獻志作小學字訓一作性理字訓

經義考五卷

存

朱子語類曰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

陳櫟曰鄱陽程蒙齊撰小學字說朱子目以大爾雅然止三千字

董氏 夢程 大爾雅通釋

經義考

未見

陳櫟曰蒙齋同邑董介軒嘗為注釋

沈氏增廣大爾雅

經義考

未見

陳櫟曰沈毅齋以程訓未備增廣之

程氏 達原 增廣字訓

見程敏政新安文獻志

存

程元鳳題云晦菴述近思錄首列陰陽變化性命之說或疑非始學者之事東萊曰特使知之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而於講學之方躬行之實具有科級今觀宗人達原所輯字訓蓋所謂知其名義者也學貴

乎名義知之而止邪讀之者必於講學躬行之際加  
之意庶幾非苟知之

陳櫟曰吾邑程徽菴以爲未備合程沈所訓又增廣  
焉

陳氏櫟字訓注釋

千頃堂書目一卷

存

櫟自跋云番陽程蒙齋小學字訓朱子曰大爾雅  
然止三千字蒙齋同邑董介軒嘗爲注釋沈毅齋以  
程訓未備增廣之吾邑程徽菴猶以爲未備合程沈  
所訓又增廣焉其條百八十餘且自加注釋愚嘗謂

幼學未可貪多能熟大爾雅而通之此進望途第一  
步由此漸進始可久徽菴視介軒所釋精深初學恐  
未易及舊據管見釋之一是以明白爲貴使童習者  
一見了然其於性理入門不爲無助雖有傳者未廣  
也延祐乙巳春介軒從子季真來見謂聞之松峰璩  
君字訓至徽菴而大備惜未之見予因畫出之相與  
篝燈細玩信其爲宇宙間精妙之書季真謀會梓板  
行此意甚佳遂舉以授之又聞之吾友黃求心行叟  
徽菴初刊之臨汝時無吳竹洲論說其孫刊之家塾  
始自增入耶今所授本也其說甚少亦無所悖姑仍  
其舊觀者宜知之云

小學考  
程敏政跋曰故定宇先生陳公爲吾鄉大儒號朱子世適學乃不爲空言凡著述要必有補於道其大者多已行世矣若小學訓註亦其一焉字訓本蒙齋程氏著蒙齋之先亦出新安徙德興蓋朱門高弟而此編則嘗見錄于朱子以爲大爾雅者故先生芟舊註之蕪雜而加精約焉以惠來學惜乎刻本久而剞先生族孫曰榮曰鰲並爲儒學生鳩族人重刻之

王氏柏大爾雅

經義考一卷

佚

朱氏升小學旁注

見新安文獻志

存

新安文獻志曰朱升字永升休寧人後徙居歙元至正甲申登鄉進士第授池州路儒學正入明授翰林侍講學士自幼爲學卽以列聖傳心爲主踐履致用爲工止窮道體幽探元化謂聖人精義入神之功或寄于百家衆技之末是以一事一物莫不旁搜曲揆沿流泝原謂濂洛旣興考亭繼作而道學大明于世然後學者往往循途守轍不復致思其已明者旣不求其真知而未明者遂謂卒不可知豈前賢所深望於後人者哉加以詞華浮靡之習蕩其中科舉利祿

之心誘於外是以聖學明而實晦飄流忘返既然思所以救之於是考六書之源究制作之始以得名言之義味詞助之旨以暢指趣之歸而聖賢之心見於方冊者始可得而見然後傍參之以傳注之文究極乎濂洛之說熟玩乎其所以明而深究乎其所未明嘗曰先儒傳注之意所以求經之明也而近世舉業往往混誦經注既不能體味乎傳注而返斷裂其經文使之血脈不通首尾不應知味樂臺何所自乎於始作諸旁注離而觀之則逐字爲訓合而誦之則文義成章綱提目舉一覽可知其有訓而未類疑而未安者必窮研極慮不合乎聖經不止也嘗曰旁注之作也知其麓者以爲小學訓詁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爲研精造道之要法平生之所以有得於聖經之蘊者以此此學道之大槩也著有小學旁注

朱氏睦榘訓林

明志十二卷

未見

明史諸王傳曰鎮國中尉睦榘字灌甫鎮平王諸孫幼端穎郡人李夢陽奇之及長被服儒素覃精經學從河洛間宿儒游年二十通五經尤邃於易春秋謂本朝經學一稟宋儒古人經解殘闕放失乃訪求海內通儒繕寫藏弄若李鼎祚易解張洽春秋傳皆叙

而傳之呂柟嘗與論易歎服而去益訪購古書圖籍  
得江都葛氏章邱李氏書萬卷丹鉛歷然論者以方  
漢之劉向築室東坡延招學者通懷好士而內行修  
潔萬歷五年舉文行卓異爲周藩宗正領宗學約宗  
生以三六九日午前講易詩書午後講春秋禮記雖  
盛暑不輟所撰有五經稽疑六卷授經圖傳四卷韻  
譜五卷

朱氏 謀璋 駢雅

明志七卷

存

明史諸王傳曰寧獻王權曾孫鎮國中尉謀璋三世

皆端謹自好而謀璋尤貫串羣籍通曉朝廷典故諸  
王子孫好學敦行自周藩中尉睦桴而外莫及謀璋  
者典藩政三十年宗人咸就約束暇則閉戶讀書著  
易象通詩故春秋戴記魯論箋及他書凡百十有種  
皆手自繕寫

謀璋自序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自六經已然君子  
不病夫足文之言而惟枝葉無當之辭是辟也試觀  
盤誥雅頌厥亦選艱而挹隲矣今去商周三千餘禩  
其雕章畫羽方言殊訓與夫制事錫名豈不淵且博  
哉畸文隻句獨得訛之韻籀家書乃聯二爲一駢異  
而同析之則秦越合之則肝膽古故無其編焉非藝

事一大歎哉暇日檢諸解詁排纂散出之文經子史  
流稗官勝說罔不搜括條貫依爾雅廣雅之義作駢  
雅七卷所見異辭所傳寫異辭皆不刪廢要使夏五  
郭公之例存焉爾若予耳目所不及接或幽僻放軼  
所未攬儻亦俟夫博識君子紹而充之則予敢以筆  
路驅乎哉其固陋也惡乎辭

孫開序曰昔者周公作雅南幽頌之詩其辭典則其  
義奧渺其用物也宏其取材也古世人莫之解也其  
徒作爾雅以釋之則爾雅者固學詩之津筏也夫賦  
者古詩之流也屈原離騷思鬱以幽文奇以崛驚采  
絕艷蔚爲詞賦之宗自後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  
左思之徒皆博雅君子其所爲賦罔不醞釀古今錯  
綜名物以文被質度宮中商麗句偉辭駱驛奔會覽  
之者五色眩爛若登太廟而夔鼎錯陳若入武庫而  
戈鋌森列若步昆崙之墟璆琳琅玕無不有也蓋涉  
之莫窮其源邈之莫測其本始故知雅道至淵宏哉  
六朝以來此義泯泯雖間有緣情體物之作而見聞  
旣狹興寄益微近代綴文之士稍厭薄之更復專務  
虛恢殫緩其辭僻怪其字懸疣附贅余無譏焉信矣  
好古之難也豫章宗侯鬱儀者今之振竒人也慨風  
雅陵遲詞賦寢頓冥搜古昔旁采方謠原本山川極  
命草木於凡駢偶之語宏侈之辭靡不該而存之體

倣爾雅作駢雅七卷箴縷繚繚攢揆峴齶璧合珠聯  
輝煌炳煥自是之後作賦者有所取裁矣雅道庶可  
興哉善乎王通氏之言曰詩者人之性情也性情安  
可無乎夫世不能廢詩又何可無賦則爾雅駢雅當  
並傳天壤間亦千古作者之林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此書皆制取古書文句典奧者依  
爾雅體例分章訓釋自釋古釋訓以至蟲魚鳥獸凡  
二十篇其說以爲聯二爲一駢異爲同故名曰駢雅  
謀璋淹通典籍其一齋書目所載往往爲諸家所未  
窺故徵引詳博頗具條理非鄉塾陋儒拮拾殘剩者  
可比中間如藻井乃屋上方井刻爲藻文西京賦注

引風俗通訓義甚明而謀璋以爲刻屏之屬改易舊  
文殊爲未確又謂都御史爲大司憲詹事爲端尹乃  
流俗之稱亦乏典據至如釋天內之歲陽月名釋地  
內之五邱四荒太平太蒙丹穴空桐之類皆爾雅所  
已具更爲複引尤病冗蕪然奇文僻字搜輯良多擷  
其膏腴於詞章要不爲無補也

羅氏 曰襲 雅餘

明志八卷

未見

張氏 萱 彙雅

明志二十卷



存

廣東通志曰張萱博羅人郎中

萱自題曰魚爲字鰭計非十年不敢出然一出當令古今字書皆廢

盧文弨書後曰考明史藝文志此書尚有後編今此特前編耳有吳郡趙頤光家經籍八字印頤光卽宦光字凡夫乃著說文長箋者此書有硃墨字皆其筆也末復篆十二字已酉三月二十二下春天階館閣書刻於明神廟之三十四年歲在乙巳已酉卽其後四年耳萱好大言其題辭云余爲字鰭計非十年不敢出然一出當令古今字書皆廢凡夫題其上云果

可廢則吾書亦廢矣快哉快哉其然豈然案凡夫之爲長箋亦自矜詡而顧寧人頗挾摘其紕謬古人所以有目睫之論也通篇俱有句讀標識則本朝康熙辛酉歲常熟許玉森所加也有數字識卷末

張氏萱彙雅後編

明志二十卷四庫全書目作續編二十八卷

存

萱自序曰余旣爲彙雅編二十卷行于世而陸佃埤雅羅願爾雅翼與前編體裁不同故復合陸羅二雅爲此復采摭其所遺者葺而補之自爲一篇以綴二公各篇之後

四庫全書提要曰萱字孟奇博羅人萬歷壬午舉人  
由中書舍人官至戶部郎中此書每篇皆列爾雅次  
以小爾廣雅方言之屬下載注疏附以萱所自釋亦  
頗有發明然如釋詁肅延誘薦餒晉寅蓋進也郭注  
寅未詳萱於他註義未詳者無所證據而晉之爲進  
人皆解者乃反詳之殊失體要又若釋詁詭祖也萱  
釋之曰詭遠祖也親在高曾之上危矣此義尤爲未  
安蓋明人不尙確據而好作新論其流弊往往如此  
也續編二十八卷則皆割裂陸佃埤雅羅願爾雅翼  
合爲一集每條以佃願之名別之惟第一卷說鳳一  
門有一條題張萱曰爲所自釋耳蓋未成之本後人  
不察而誤刊之陸氏羅氏原書具在亦安用此鈔胥  
爲哉是九畫蛇之足矣

方氏 以智通雅

千頃堂書目五十二卷

存

江南通志曰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明崇禎庚辰進  
士官翰林檢討晚游方外旅病萬安臨終猶與弟子  
講業論道不輟生平博極羣書所著有周易圖烹雪  
錄等書凡數十種

以智自序曰函雅故通古今此鼓篋之必有事也不  
安其藝不能樂業不通古今何以協藝相傳詎曰訓

小學考  
詰小學可弁髦乎理其理事其事時其時開而辯名  
當物未有離乎聲音文字而可舉以正告者也爾雅  
之始於釋詁而統當名物也十三經從之博而約哉  
自篆而楷也聲而韻也義而釋也三蒼五雅注疏字  
說金石古文日以犁然匿庸嗜奇一襲一臆兩皆不  
免洽加辯駁愈成紕繆學者紛拿何所適從今以經  
史爲槩通覽所及輒爲要刪古今聚訟爲徵攷而決  
之期於通達免狗拘鄙之誤又免爲奇僻所惑不揣  
愚瑣名曰通雅雖挂一漏萬狀從今以往各出所核  
歲月甚長備物致用采獲省力諒亦汲古者所樂遊  
之苑囿也辛巳夏日

又曰學惟古訓博乃能約當其博卽有約者通之博  
學不能觀古今之通又不能疑焉貴書麓乎古有博  
於文畫者博於象數者典制者箋註者詞章者名物  
者隱怪者經史旣別各有專家小學原流忽爲細故  
上下古今數千年文字屢變音亦屢變學者相沿不  
考所稱音義傳訛而已上古眇矣漢承秦焚儒以臆  
決至鄭許輩起似爲犁狀後世因以爲典故聞道者  
自立門庭糟魄文字不復及此其能曼詞者又以其  
一得管見洗洋自恣逃之虛空何便於此考究根極  
之士乃錯錯然元本不已苦乎撫實之病固自不一  
屬書贍給但取漁獵訓故專已多半傳會其以博自

詡者造異志怪學子橫子年且不逮豈許差肩曼倩  
茂先間乎反不若君道至能草木狀虞衡志爲足佐  
景純元恪有裨多識矣宋之編考夾漈頗有所見馬  
章次之伯厚次之金石則比輯於歐趙呂王而原父  
子固彥遠長睿辯考爲力朱子每慕六一而於存中  
泰之襍說亦無不留心也洪武初劉宋之根極瓊山  
荆川之編彙潛谷本清之圖纂皆冒大畧少有是正  
子元仁寶瓊記之陸文裕于文定時有一端京山若  
有所窺矣支與流裔未委悉也李大泌阮霧靈可謂  
強記李屬方子謙補韻會其疎畧猶之直翁無大發  
明也新都最博而苟取僻異實未會通張東莞學新  
都竊取尤多領南之九成子行也澹園有功新都而  
晦伯元美元瑞駁之不遺餘力以今論之當駁者多  
不能駁駁又不盡當然因前人備列以貽後人因以  
起疑因以旁徵其功豈可沒哉今日之合而辯正也  
固諸公之所望也壬午夏又記

姚文燮序曰詩有四始雅居其二周公詁詩爰作爾  
雅太史公攷黃帝以來之書擇其言尤雅馴者著爲  
史記雅之於文尙已傳記宣聖雅言注繭恒言然則  
言非聖人所恒言卽謂之不經語之俚語語之近于  
俚者聖人絕口不道可知也吾嘗疑上古無俚語上  
古之俚語皆雅言也有如殷之盤庚諸誥諄諄訓民

小學  
遷都此卽今之曉諭耳其文詰曲聳牙後世博士家窮年咕嗶尙未盡通其義當時閭巷編氓何以一見而卽曉然於上指也則盤庚之文句後世以爲艱奧必當時所爲淺近通俗者矣司馬長卿作賦奇麗沉博讀者倉卒不知其意思所在吾不知武帝誦之何以飄飄有凌雲意也大抵漢去古六遠其發言蘊籍之深字句之奧風尙以然上至人主下逮細民皆習之以爲邇談是故一聞卽悟所謂古人之俗語卽雅言是也後世風氣淺薄文字隨之方言里諺漸染卽久習而便之而於典謨載籍之文少所見多所恠反視爲古文奇字非訓詁不通俗學曰深雅道曰蕪可

勝歎哉吾鄉方密之先生天資絕世讀書十行俱下又好學覃思自童迄曰首手不釋卷每有所得軌登諸油素聞之西頑道人曰自先生未通籍卽有通雅一書書成三十餘季矣凡人經制之學無所不該其大指尤在乎辨點畫審音義因而攷方域之異同訂古今之疑譌有畫具而音訛有音存而字謬有一字而各音不等有一音而數義以分引據古文旁稽謹俗博而通之總之不離乎雅者近是先生生平著作等身今一旦盡棄之而講出世之學豈欲復以故紙問世乎然此三十季之心力所以嘉惠後學無窮雖先生之土苴實後學之津梁也爰蠲資付梓用公

海內讀是書者儻能探賸以觀其通矯俗以歸諸雅  
卽文章風氣古道復興則先生之功當不在禹下矣  
康熙丙午夏日

錢澄之序曰往予與愚道人同學時竊見其帳中恒  
有祕書不以示人間掩而遽閱之則其所手鈔成帙  
者也凡生平父師所詒目所涉獵苟有可紀者無不  
悉載卽一字之疑一音之訛一畫之舛亦必詳稽博  
考以求其至是人言道人平生手不釋卷搨管處指  
爲之膳要其三十年心血盡在此一書矣書成各曰  
通雅猶之鄭樵之爲通志馬端臨之爲通考以言乎  
無所不該也予嘗謂道人曰吾人讀書觀大義而已

若夫研陰陽之理窮天人之故考政事之得失辯學  
術之異同以及古今制度之異宜中外風土之殊俗  
如子所載者吾以盡心焉至於器數之末詁釋之煩  
點畫之細世之有窺句博物之徒子何以役志爲道  
人曰嘻吾於此疑有夙習焉吾小時卽好爲之吾與  
方伎遊卽欲通其藝也遇物欲知其名也物理無可  
疑者吾疑之而必欲深求其故也以及於頽牆敗壁  
之上有一字焉吾未之經見則必詳其音義攷其原  
本旣悉矣而後釋然于吾心故吾三十年間吾目之  
所觸耳之所感無不足以恣其探索而供其載記吾  
蓋樂此而不知疲也今道人旣出世矣然猶不肯廢

書獨其所著書好作禪語而會通以莊易之旨學者驟讀之多不可解而道人直欲以之導世若所謂通雅已故紙視之矣姚子曰通雅者道人今日之唾棄而昔日之祕藏也既久祕而不章今又棄焉將此三十年心血付之流水乎且天下聞道人之風而欲學其學者甚衆今不以此書示人而徒使惘惘慰瞽於不可解之書豈其導世之本意乎吾梓焉夫藐姑射之神人其塵垢糠粃猶將陶鑄棄一茲集固道人之糠粃乎而姚子樂得而傳之吾知其所陶鑄者廣矣全祖望經史問荅曰問陶山存齋其於爾雅爲巨子近世浮山堂通雅以視二先生不知何如荅曰藥地不能審別僞書故所引多無稽且其通雅門例亦非接二家之派者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皆考證名物象數訓詁音聲首三卷分五子目曰音義雜論曰讀書類畧曰小學大畧曰詩說曰文章薪火皆不入卷數書中分四十四門曰疑始專論古篆古音凡二卷曰釋詁分綴集古雋譏語重言四子目凡七卷曰天文分釋天歷測陰陽月令農時五子目凡二卷曰地輿分方域水注地名異音九州建都者釋地五子目凡五卷曰身體曰稱謂各一卷曰姓名分姓氏人名同姓名鬼神四子目凡二卷曰官制分仕進爵祿文職武職兵政五

子目凡四卷曰事制分田賦貨賄刑法三子目凡二卷曰禮儀曰樂曲樂舞附以樂器共三卷曰器用分書札碑帖金石書法裝潢紙筆墨研印章古器雜器鹵簿戎器車類戲具十三子目凡五卷曰衣服分綵服佩飾布帛彩色四子目凡二卷曰宮室曰飲食曰算數各一卷曰植物分草竹葦木穀蔬四子目凡三卷曰動物分鳥獸蟲三子目凡三卷曰金石曰諺原曰切韻聲原曰脈考曰古方解各一卷明之中葉以博洽著者稱楊慎而陳耀文起而與爭然慎好譎說以售斯耀文好蔓引以求勝次則焦竑亦喜考證而習與李贄游動輒牽綴佛書傷於蕪雜惟以智崛起崇禎中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開國初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掃懸揣之空談雖其中千慮一失或所不免而窮原溯委詞必有徵在明代考證家中可謂卓然獨立矣

胡虔按通雅與張君書曰大著通雅刊誤補遺以舊稿訂正今本詳密周至用力甚勤吾鄉文學之派肇自齊蓉川而方氏最盛本菴先生先孝子公高第弟子也以講學世其家至密之先生其學益闡通淹正明代以博洽稱者若楊升菴焦弱侯皆不逮先生遠甚先生之辨證皆義也曰是正古文必兼他證乃明又曰駁定前人必不敢以無證妄說先生之論學如



是是足以救憑私臆決之失與閻顧諸君導學者以  
廣路矣通雅於天人萬物之故無不包備僕少時卽  
喜通之顧書中所稱引不盡載書名援舉古人其字  
號官地隨處異稱不盡載名姓讀者往往瞶惑僕嘗  
以所知者疏釋於旁歲久漸多將作疏證一書附通  
雅以行然奔走四方心力未能暇也先生爲先妣孺  
人之曾祖則攷訂是書實僕之責獨不知終能有成  
否耳書終誤字亦嘗畧校之尊著同者不錄其異者  
凡三百餘事條具左方

唐氏 達 爾雅補

經義攷

未見

王氏 言 連文釋義

四庫全書目一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言字慎旃仁和人編凡二字連  
文及一文而兼兩義與兩字各爲一義者均分別訓  
釋釐爲十門詞頗淺近蓋爲課蒙而作視方以智通  
雅所載相去遠矣

吳氏 玉搢 別雅

四庫全書目五卷

存

王家賁序曰吾友吳山夫集經籍史傳中字形錯互音義各別疑於傳譌承謬者會萃而訂之因爲推闡義類各疏其所以通同轉假之故皆有徵據各別字五卷洵六經子史之津逮也予以其體似爾雅釋詁釋詁因爲易其名曰別雅夫六書之作點畫聲音悉有妙理昌黎云凡爲文辭宜畧識字予謂字有原委原不清則魚虎同訛烏焉不別其弊替委不晰則專已守殘少見多怪其弊陋字之原若三蒼爾雅說文字林諸書可得其大端矣欲竟其委則古無成書間見於釋文注疏及諸字書韻書中者率畧而不詳或直云古今通用而不明言其故讀者亦復不求甚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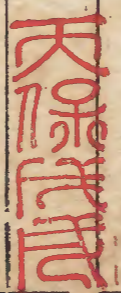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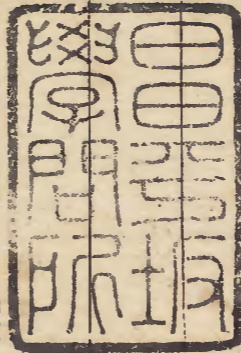
相與胡盧鶻突而已宜其轉喉多戾移步卽躓也山夫於古今篆籀分隸諸體窮年考校其所著六書部叙考及正字通正苗薶髮櫛若金科玉律一點一畫斷然不可移易而此書則又大開通同轉假之門泛濫浩博幾疑天下無字不可通用而實則蛛絲馬跡原原本本其在古書學者特未肯究心及此耳昔周公作爾雅爲解經之管籥繼此有小爾雅逸雅廣雅埤雅讀者與爾雅並稱爲五雅然皆經史中正體非獨詳於別字者山夫別雅出可增五爲大極轉假通同之變矣顧予恐索解人不易得也夫嗜奇之士蒐索怪字綴緝成文章鉤句棘橋盡天下之舌而不學

無識弄麀伏獵之輩且籍是書爲口實謂天下無不可通之字則又作者所大懼也太史公謂書闕有間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不可爲淺見寡聞者道讀是書者以之疏淪靈府廣其見聞俾得通知古今文字分合同異之由六經子史不必音釋箋注無不了然於心口之間則是山夫所厚望於吾黨耳予因述之以弁於其書之首

四庫全書提要曰吳玉搢字山夫山陽人廩貢生官鳳陽府訓導是書取字體之假借通用者依韻編之各注所出而爲之辨證於考古深爲有功惟是古人用字有同聲假借有轉音變異有別體重文同聲轉音均宜入之此書至於邽鄩一作岐豐之類則邽乃岐之本字說文明云邽一作岐實屬重文偶然別體說文玉篇以後累千盈百何~~有~~勝收未免自亂其例又徵引雖博而挂漏亦夥卽以開卷東冬二韻覈之若大戴禮一室而有四戶八牕牕卽窗楚辭九歎登逢龍而下隕兮注古本逢作蓬荀子榮辱篇引詩下國駿蒙注今詩作駿龐莊子盜跖篇士皆蓬頭突鬢注蓬本作鋒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史公子蓋餘燭傭注左傳傭作庸史記秦始皇本紀秦王爲人蜂準徐廣曰蜂一作隆龜策傳雄渠蠡門注新序有熊渠子漢書古今人表鬼臾區詩古注云卽鬼容區陳豐



師古注云卽陳鋒衛青傳青至籠城師古注云籠讀  
爲龍皆目前習見者乃佚而不載則推之儀禮之古  
文周禮之故書及漢人箋注某讀作某之類一一攷  
之所漏多矣然就所徵引足以通古籍之異同疏後  
學之疑滯猶可以攷見漢魏以前聲音文字之槩是  
固小學之資糧藝林之津筏非俗儒剽竊之書所能  
彷彿也



小學考卷六終

男學崇按字

